

AGATHA CHRISTIE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死亡草

王静萍 / 张弛 / 译 · 贵州人民出版社



死亡草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王静萍 张弛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死亡草

THE THIRTEEN PROBLEMS

Copyright Agatha Christie Mallowan 1932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王静萍 张 弛

责任编辑：龙国义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59 千字

印 张：7.37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690-5/I·1024

定 价：16.80 元

黔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黔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星期二晚间俱乐部	(1)
第二章	阿斯塔特神坛	(15)
第三章	金 条	(32)
第四章	行道上的血迹	(47)
第五章	机会与动机	(59)
第六章	圣彼德的拇指印	(74)
第七章	蓝色的天竺葵	(89)
第八章	陪 伴	(109)
第九章	四个嫌疑犯	(130)
第十章	圣诞节谋杀案	(149)
第十一章	死 亡 草	(170)
第十二章	班格楼事件	(189)
第十三章	花谢薄暮时分	(208)

第一章 星期二晚间俱乐部

“不解之谜。”

雷蒙德·韦斯特吐出一圈烟云，用一种自我欣赏，不紧不慢的腔调重复道：

“不解之谜呀。”

他很满意地环顾着四周。这房子已经有些年头了，屋顶的房梁已经变黑。房间里陈设着属于那个年代的家具，做工考究。雷蒙德·韦斯特露出了赞许的目光。作为一名作家，他喜欢完美。他在简姑姑的房间里总能找到那种舒适的感觉，因为她把房间布置得很有个性。他一眼望过去，她直直地坐在壁炉边祖父留下来的那把椅子上。马普尔小姐穿了件黑色的锦缎礼服，腰束得很紧，梅希林花边沿着裙子的下摆像瀑布般地垂下。她没戴黑色的露指手套，却在盘起的雪白的头发上戴了顶有花边的黑帽子。她手里正在编织一种

白色的，软软的羊绒织物，并用她那上帝恩赐的蓝眼睛慈爱地审视着她的侄子以及她侄子的朋友们。目光中带一丝浅浅的喜悦。她的视线首先停留在雷蒙德身上，他温文尔雅，有些腼腆。然后是乔伊斯·雷蒙皮埃尔，她是位画家，头发剪得短短的，有一双奇特的淡褐中带绿色的眼睛。最后是那位很注意修饰的亨利·克利瑟林爵士。屋里还有另外两个人：彭德博士，教区年长的牧师；帕特里克先生，一位律师，身材瘪干瘦小，戴副眼睛，看人看东西的时候，不是穿过镜片，而是从镜架上去看。马普尔小姐只花了一会儿的功夫来观察这些客人，很快地，她嘴角带着微笑，又继续她手中的活儿。

帕特里克干咳了几声，通常，这是他要讲话的前奏。

“雷蒙德，你说什么？不解之谜，啊？怎么回事？”

“不会有什么的，”乔伊斯·雷蒙皮埃尔说，“雷蒙德只是喜欢自己说这几个字时的声音而已。”

雷蒙德·韦斯特向她投去责备的眼光，而她却笑着把头转向后面。

“他在故弄玄虚。马普尔小姐，你肯定同意我的观点，对吧？”她问道。

马普尔小姐朝她友好地笑了笑，并不作回答。

“生活本身就是一个解不开的谜。”牧师轻声说道。

雷蒙德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用一个很冲动的手势扔掉烟头。

“那不是我要说的，我不是在谈哲学问题，我是在说一件令人费解的真实的事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找到答

案。”

马普尔小姐说：“我也有一件你所说的那种怪事要告诉你们。卡罗尔斯太太昨天早上就碰到了一件奇怪的事。她在埃里特商店买了半品脱的精选虾，随后又去了另外两家商店，等她到家的时候，她发现虾不见了。她返回她去过的那两家店去找，可虾却没了踪影，真是奇怪。”

“一件值得怀疑的事情。”亨利·克利瑟林嘟哝着。

马普尔小姐接着说：“当然了，可能有好多种解释。”说这话的时候，她的两颊由于激动微微有些泛红，“比如，有人……”

“我亲爱的姑姑，”雷蒙德觉得很好笑，忍不住打断她道：“我当然不是讲那种发生在乡下的小事情。我是在说谋杀案，而谋杀者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案子如果亨利爵士有兴致的话，也许能为我们道出一二来的。”

“啊，不，不，过奖了，”亨利爵士谦虚地说，“我也不是很内行。”

亨利·克利瑟林爵士是大伦敦警察局的前任局长。

乔伊斯·雷蒙皮埃尔说：“好多谋杀案警察都没有能破案。”

“我相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帕特里克说。

雷蒙德·韦斯特说：“我老在想，要具备什么样的智慧才能成功地解开这些迷团呢？人们都认为，想象力的缺乏延缓了警察调查的进展。”

“那是外行人的观点。”亨利爵士干巴巴地说道。

“你们需要一个委员会来作出裁决。”乔伊斯笑着说，

“因为心理学和想象力是作家们的专利……”

她带着嘲弄的口吻，向雷蒙德点了点头，认真地继续道：“写作的艺术就在于它能让你洞察人的本性，作家能透视其他人容易忽略的动机。”她说这话时声音不高。

“我知道，亲爱的，”马普尔小姐轻声应道，“你的书很精彩，但你真的认为，人人都像你书中塑造的人物那样郁郁寡欢吗？”

“亲爱的姑姑。”雷蒙德用柔和的语气说道，“守着你的信仰吧！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冒犯了它的话，上帝宽恕我。”

“我是说，”马普尔小姐解释道，微微皱着眉头，数着编织物的针数，“在我看来，大多数的人既不好也不坏，只是，你也知道，有些糊涂罢了。”

帕特里克再一次干咳了几声。

“雷蒙德，”他说，“难道你不认为你太看重想象力了吗？我们这些门外汉都非常清楚，想象力是一种很危险的东西，不带任何偏见地去看每一个事件，找出证据，进而加以处理，对我来说，那才是获得真相的惟一符合逻辑的方法。我应该说，就我的经验而言，那是惟一获得成功的方法。”

“胡扯！”乔伊斯叫道，气得把头不停地向后仰，“我敢打赌，这回你输定了。说句你不爱听的话，我们女人有被你们男人所忽略的第六感觉。我不仅仅是个女人，我还是位艺术家，我能看到你所不能看到的东西。还有，作为一位艺术家我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环境中体验过生活，我了解那些马普尔小姐也不了解的生活。”

马普尔小姐说：“亲爱的，我并不了解那些发生在乡村

里的所有的不幸。”

“我能插一句吗？”彭德博士笑着问，“我知道，贬损牧师在当今是一种时尚，但我们牧师用耳倾听，我们了解人性的另一面。对外面的世界来说，这一面至今仍是一个未启封的秘密。”

“好！”乔伊斯说，“我看我们都是我们各自职业的代言人。既然我们聚在了一起，何不成立一个俱乐部，每个礼拜聚一次，每个人轮流讲述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谜，当然自己要有谜底。让我看看，我们一共有多少人，一、二、三、四、五，我们一共六个人。”

“亲爱的，你把我给忘记了，”马普尔小姐说，笑得很灿烂。

乔伊斯一时语塞，但很快就反应过来，她说：

“那太好了，马普尔小姐，我还以为你没兴趣呢。”

“那一定会很有趣，”马普尔小姐说，“尤其是有这么多睿智的先生参加。恐怕我不如各位那么聪明，但这些年一直住在圣玛丽米德，使我有机会洞察人性。”

“我肯定，你的加盟一定会很有价值。”亨利殷情地说。

“那么从谁开始呢？”乔伊斯说。

彭德博士接道：“这根本就不成问题，既然我们有幸与像亨利爵士这样的杰出人物聚在一起……”

他停下来，向亨利爵士所在的方向恭敬地点了点头。

随后是一阵沉默，终于亨利爵士叹了口气，两腿交叉着放好，开始了他的故事。

“对于我来说，要挑一个正好是大家喜欢听的，确实有

些难度，但既然大家这么定了，我刚好有一个适合现在这种场合叙述的案子。也许你们曾听说过这案子，一年前的报纸登过，但因找不到谜底，曾被搁置起来，碰巧，几天前，我掌握了答案。”

“事情的经过非常简单，三个人同桌共进晚餐，桌上除了别的东西外，还有罐装的大螯虾。夜里三个都病了，一个医生赶来急救，两人恢复了健康，而第三个人却死了。”

“啊！”雷蒙德附和着。

“正如我所说的，事情很简单，死因是由食物中毒引起的，许多迹象表明了这一点，死者随后就下葬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马普尔小姐点点头。

“我想，总该有个说法，”她说“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

“现在我来描述这起悲剧的人物，我把那丈夫和妻子暂且称作琼斯先生和琼斯太太，还有一位是琼斯太太的陪伴克拉克小姐。琼斯先生是一家化工制造公司的推销员。五十多岁，穿着华丽，但很粗俗；他妻子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女人，年龄在四十五岁左右；克拉克小姐已到花甲之年，胖胖的，一副乐天知命的样子，笑容可掬。你们也许会说，这几个人平淡得让人觉得趣味索然。

“然而，麻烦以一种很奇怪的方式出现了。就在出事的前一晚，琼斯先生在伯明翰的一家旅馆留宿。碰巧那天旅馆调换信笺纸，女服务员闲着无聊，就以设法读出旧的信纸上留下的字迹来打发时光。琼斯先生头天晚上刚好写过一封信。因此，信纸上留下了一些字痕。几天以后，报纸上刊登

了琼斯太太因食物中毒死亡的消息。女服务员就把她从信纸上辨认出来的那些字告诉她的同伴们——‘全部有赖于我妻子……当她死后，我将几百……几千……’

“大家可能仍记得近来一宗有关丈夫毒死妻子的案件。只消星星之火就能点燃起这些服务员们的想象力：琼斯先生想弄掉他的妻子，然后继承几百……几千英镑。碰巧了，那些女服务员中有一个刚好有亲戚住在琼斯一家住的小镇上。她写信告诉了他们她所知道的一切，他们又回信告诉她说，好像琼斯先生倾情于当地一个医生的女儿，她长得很漂亮，三十三岁。一时间谣言四起。人们向内政部长请愿，举报信像雪片一样飞到伦敦警察局，指控琼斯先生谋杀了他的妻子。我们一直认为在这些闲言碎语后面一定有点什么，不管怎样，为了平息这些谣言，当局准备开棺验尸。这是由公众毫无根据的怀疑而立案的案例之一，而事实却惊人地证实了他们的怀疑是正确的。尸体解剖证明了已故的琼斯太太是因砒霜中毒死亡的。于是，伦敦警察局和地方警察联手调查，是谁下的毒，怎样下的。”

“啊哈！”乔伊斯说，“我喜欢这个，这是个真正的素材。”

“第一嫌疑犯自然是她丈夫，他可从妻子的死亡中得到好处，虽不像女服务员想象的那么多，但有据可查的是八千英镑。他不是个有钱的人，除了每月挣的外，再没有别的进账，况且他还是个喜好在女人堆里混的男人。有关他与医生女儿的绯闻，我们做了细致的调查。然而，事情却很清楚，他们曾有过纯友谊的关系，出事前的两个月，他们突然闹崩了。从那以后，似乎就没再见过面。而那位老医生，是一个

从不对人生疑的正人君子，当他听到尸体解剖报告时大吃一惊。三个人食物中毒的那天半夜，是他被唤去给三个人诊治的。他一到琼斯家，就立即发现琼斯太太的情况很严重。马上叫人到他的诊所去取麻醉药丸，以减轻她的痛苦。尽管医生作了这些努力，她还是死了。他从未怀疑过，他有什么处理不当的地方。他认为她的死是因为误食了某种有肉毒的食物引起的。那天晚餐吃的是罐装大虾、色拉、蛋糕、面包以及奶酪。不巧的是罐装大虾一点没剩下，全被吃光了，连罐子都给扔了。于是他去问那年轻的女厨，她慌了神，不停地哭，十分不安，他发现这女厨根本无法直接回答问题，只会踮脚一遍地说，她发誓，那罐头一点没鼓起来，那虾没变质。

“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全部情况，假设琼斯先生想给他妻子下毒的话，很显然，他不能在晚餐中做手脚，因为三个人都吃了同样的食物。再者，琼斯是那天晚餐都已摆上桌子的时候才从伯明翰赶回来的，所以他不可能事先在食物中搞鬼。”

“那么那个陪伴呢？”乔伊斯问道，“那个满脸堆笑的胖女人呢？”

亨利爵士点点头。

“我没有忘记克拉克小姐，我向你们保证。但令人费解的是，她的动机是什么呢？琼斯太太没有给他留下任何遗产，而她主人的死只会把她置于失业的境地。”

“这样的话，应该把她排除在外。”乔伊斯沉思道。

“现在我的一个调查员发现了一个很关键的事实，”亨

利爵士继续道，“那天晚饭后，琼斯先生曾下楼去过厨房，他太太说不太舒服，想喝一碗玉米粥，他在厨房等着，直到女厨格拉迪斯·林奇把玉米粥煮好，他亲自端上楼去给他的妻子。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案子的‘案眼’。”

律师点了点头。

“动机，”他说，把指间的烟头弹了出去，“再加上机会，作为一个化工厂的推销员，弄点毒药不是什么难事。”

“一个歹徒。”牧师说。

雷蒙德·韦斯特盯着亨利先生说：“这里面一定有蹊跷。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呢？”

亨利爵士只是苦笑。

“那正是案子让人伤神的地方，迄今为止，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然而我们却碰到了麻烦。琼斯至今尚未被捕，是因为在审问克拉克小姐时她告诉我们，琼斯太太并没有喝那碗玉米粥，是她喝的。”

“是的，好像到琼斯太太房间是她的习惯。她到主人房间的时候，她正坐在床上，那碗玉米粥就在她边上。”

“太太说：‘米莉，我觉得不太舒服，把我扶起来。我想可能是因为今晚吃了虾的缘故。我叫阿尔贝特给我端了碗粥上来，但现在我一点儿也不想吃了。’”

“‘太可惜了’克拉克小姐说，‘这粥做得很好，没有结块。格拉迪斯确实是一个好厨子。现今的女孩子很少能像她这样煮出这么好的粥，我都眼馋了。连我都觉得肚子饿了。’”

“‘你又在干蠢事了。’”琼斯太太说。

“我得说明一下。”亨利爵士说，“克拉克因为太胖正在节食减肥。”

“‘米莉，你这样节食可不好，真的。’琼斯太太劝道，“如果主让你胖，你是无法改变的，喝下那碗粥吧，它比世上任何东西对你都有好处。’

“克拉克小姐一口气喝完了那碗粥。你们瞧，这就完全否定了丈夫是杀人犯的推测。关于信纸上的那些字，他毫不费劲地解释说，那信是给他弟弟的回信，他那在澳洲的弟弟向他借钱。他在信中告诉他弟弟，他们家的财权在他妻子手上，除非妻子去逝后，他才能控制财权。如果有可能的话，那时他会接济他的，他很抱歉现在不能帮他，同时也告慰他说，这个世界上有数以百计、千计的人同他一样处在贫困中。”

“这样说来这案子就没有线索了？”彭德博士问。

“案子的线索到此就断了，”亨利爵士小声说，“我们不能逮捕琼斯先生，因为没有证据。”

一阵沉默。还是乔伊斯打破了沉默，他说：“完了？就没办法了？”

“去年案子的调查到这一步就进行不下去了。现在这宗疑案的答案在伦敦警察局手中，过两三天，你们就能从报纸上知道结果的。”

“最终的答案，”乔伊斯若有所思地说，“我们每个人考虑五分钟，然后再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

雷蒙德·韦斯特点点头，以示赞同，看着手腕上的表，五分钟到了，他朝彭德博士望过去。

“你先讲好吗？”他说。

老头摇着头说：“我承认，我完全给弄糊涂了。我总觉得那丈夫有罪，但我想象不出他是怎么干的，我猜他一定是以某种方式给他妻子下了毒，只不过是没被发现罢了。同样，我也想象不出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以后，这案子如今是怎样真相大白的。”

“乔伊斯，你呢？”

“那陪伴，”乔伊斯坚决地说，“完全有可能是她。我们怎么会知道她的动机呢？兴许是因为她既老又丑也不排除她暗恋着琼斯先生。想想吧，作为一个陪伴，不得不压抑自己，把自己包起来。有一天她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会爆发出来。她杀了她的主人，也许就是她把砒霜放进碗里，她说是她喝了那粥，完全是编造的故事，她在撒谎。”

“帕特里克，你有何高见？”

律师颇为职业化地把手指叉在一起：“很难作出判断，就目前的证据，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你总得说点什么吧？帕特里克先生，”乔伊斯说，“你也许无法作出不偏不倚的判断，但也得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呀！”

“就证据而言，没什么好说的。”帕特里克说，“在我的办案生涯中，我碰到过许多类似的案子，都是丈夫有罪。使大家看不清事实真相的惟一解释，是由于某种原因克拉克小姐故意掩护琼斯先生，也许是他们之间有什么关于金钱方面的协议吧。他估计自己会被怀疑，而她，看到有一个富足的前程在等着她，就同意编造一个喝了那碗粥的故事。他则

在私下里给她相当数量的钱，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这案子就太不寻常了，太少了。”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雷蒙德说，“在这个案件中，你忘了最重要的事实——医生的女儿。我来告诉你我对这个案件的看法。那罐装的大虾是坏的，它是引起中毒的东西。医生被请了来，他发现琼斯太太的症状最严重，因为她比别人吃得多，然后，他派人去他的诊所取麻醉药丸。这些亨利爵士在前面已告诉过我们，不是大夫他自己亲自去的，那么谁会把药丸给去取药的人呢？当然是大夫的女儿。平时都是她为她父亲发药，她爱着琼斯先生，这时候，她人性中所有阴险恶毒的一面都显露了。她知道使他获得自由的机会就掌握在她手中，在她给的药丸中含有砒霜，这就是我的结论。”

“亨利爵士，现在你该告诉我们谜底了吧！”乔伊斯迫不及待地说。

“等一会儿，”亨利说，“马普尔小姐还没有说话呢。”

马普尔小姐黯然地摇了摇头。

“噢！噢，”她说，“我又掉了一针，这故事太有味道了，一个悲惨的故事，一个非常悲惨的案件。它让我想起了住在山上的老哈格雷夫斯先生，他的妻子从没有怀疑过他，直到他死后，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一个与他生活了很久的女人。他与这个女人生了五个孩子，这女曾经做过他们家的管家，哈格雷夫斯太太常说，这女孩真不错，完全可以把家务料理得很好。每天如此，当然除了星期五。后来，哈格雷夫斯先生把她安置在附近的一个小镇上，他依然担当教区委员，每

礼拜日照常分发圣餐。”

“亲爱的简姑姑，”雷蒙德有些不耐烦地说，“哈格雷夫斯先生的死与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呢？”

“这案子一开始就让我想起了这件事。”马普尔小姐说，“事情是如此相似，难道不是吗？我猜那女孩招供了，亨利爵士，你知道的谜底正是这样，对吗？”

“哪个女孩？”雷蒙德问，“我亲爱的姑姑，你在说些什么呢？”

“那苦命的孩子，格拉迪斯·林奇，就是医生盘问她时显得非常紧张的那个女孩。唉！可怜的东西，我真希望给那可恶的琼斯上绞刑。他怂恿那女佣人成了谋杀犯。我想他们也会把她吊死的，真可怜啊！”

“我认为，马普尔小姐，你可能有些弄拧了。”帕特里克说。

马普尔小姐固执地摇着头，望着亨利爵士。

“我是对了还是错了？我觉得非常清楚。那些撒在蛋糕上的小蜜饯^①，那蛋糕……我认为，谁也不该忽略这些。”

“那些小蜜饯，那蛋糕怎么了？”雷蒙德叫道。

他姑姑转向他，说：“厨师们总爱在蛋糕上放些小蜜饯。亲爱的，一些粉红色的，白色的甜玩意儿。我一听到他们那天晚餐吃了蛋糕，做丈夫的曾给某人写过小蜜饯之类的话，我

^① 原文 hundreds and thousands 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几百，几千。另一种是指撒在蛋糕上的小蜜饯。这几个字出现在信纸上时其他人都按第一种含义去理解它，只有马普尔小姐取了第二意。——译注。